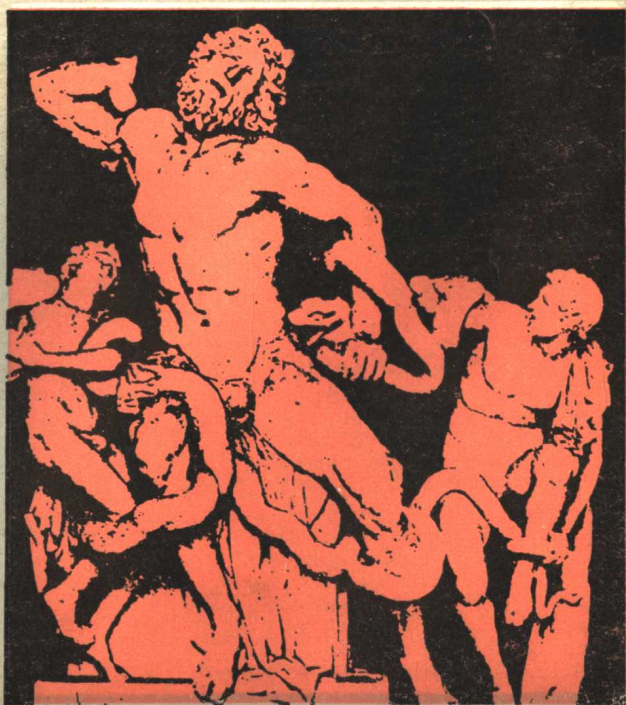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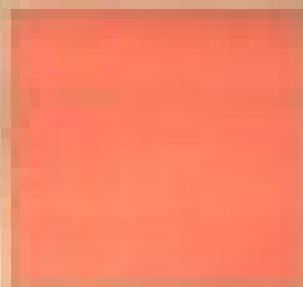


外国绘画故事



WAIGUO
HUIHUA
GUSHI



外国绘画故事



BRITISH
MUSEUM
LONDON



中学生文库

外国绘画故事

柴庆翔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文库 外国绘画故事

柴 庆 翔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4,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本

统一书号: 7150·3431 定价: 1.05元

前 言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有关西洋美术发展概况的小册子供青年学生和初学者阅读。这本小册子能引导他们进入一个较陌生的、但却是繁花似锦的世界，把其中最美最有代表性的片断展示在他们面前。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开始执笔追溯地球的另一方人类在探索美的旅程中留下的足迹，从约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我们生活的时代为止。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用四十篇左右的短文来概括是相当困难的事，我试图通过若干有代表性的事例和画家的生活轶事来做到这一点。历史的叙述往往是枯燥无味的，美术史也不例外，要不是情节带有一定的故事性恐怕很难引起初学者的兴趣。我尽量挑选符合这样要求的材料加以介绍，某些画家虽然很有名，我却并未提到，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美术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但我们对西方社会的发展概况并不完全熟悉，因此，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不同的历史条件对美术产生的影响，我简要介绍了有关的时代背景，避免孤立地谈论美术的演变。考虑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有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书中的某些篇目就不一定完全按照年代先后来排列了。但愿本书能激起青年朋友们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兴趣，促使他们为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知识而作进一步的探索。



目 录

ZHONG XUE SHENG WENKU

洞窟中的野牛	1
永恒的艺术	5
黄金似的童年	11
古城末日	17
中世纪的幽灵	24
春寒	30
先驱者	36
从《大卫》到《摩西》	43
从《创世纪》到《最后的审判》	50
拉斐尔的魅力	56
谁是曼坦那的师父	61
贝里尼家族的荣誉	65
乔尔乔涅认为绘画高于雕塑	68
显赫的提香	70
精力旺盛的丁托列托	73
纽伦堡的骄傲	76
业余大使鲁本斯	83
《夜巡》引起的风波	87

英国社会众生相	93
雷诺兹和庚斯博罗	96
双重身份的画家	103
康斯太布尔的“雪”	108
忠实写生的密莱司	112
色彩的音乐	116
恶梦	121
梅里翁的悲惨遭遇	129
古典主义卫道士	131
格罗之死	136
《梅杜萨之筏》	140
浪漫主义的狮子	144
现实主义者库尔贝	151
田园诗	157
农民画家	160
画室中的叛乱	166
捕捉日光	175
现代艺术之父	180
疯狂的天才	185
自我流放	193
俄罗斯的原野	198
沙皇暴政的见证	203
反法西斯战士	209

洞窟中的野牛

一八七九年的一天，西班牙人桑杜拉带着四岁的女儿在邻近法国南部的阿尔太米拉山洞中寻觅化石。洞中非常昏暗，桑杜拉凭着微弱的烛光全神贯注地检查着地面，忽然身后传来小女孩惊慌的叫声：“牛！牛！”桑杜拉急忙随着声音的方向钻进一个四岁孩子才便于出入的通道，看见洞窟上方的石壁上画着威武的野牛，还有红色、黑色、黄色和暗红色的野猪、野鹿等动物。这次无意中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被历史遗忘了一万年之久的“阿尔太米拉洞窟壁画”从此闻名于世。

无独有偶，一九四〇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孩子在法国南部蒙蒂尼亚附近寻找心爱的小狗时，无意中钻进了一个洞窟，结果发现黑暗的洞窟中有长长的隧道通向岩石的“大厅”，长度达一百八十米左右的洞壁和洞顶上也画满了鹿、牛和奔跑着的野马，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阿尔太米拉的规模。“拉斯柯洞窟壁画”作为人类蒙昧时代的又一艺术杰作载入了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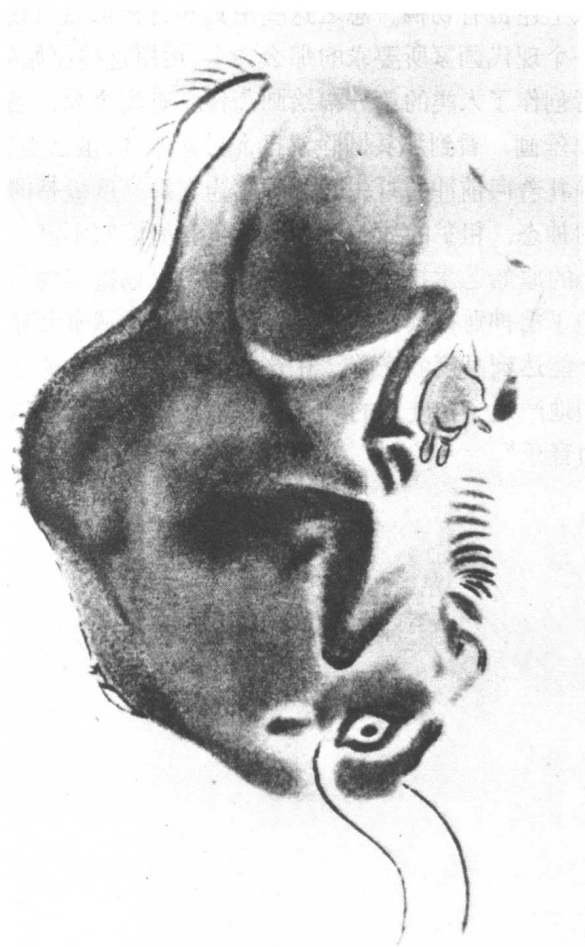
追溯人类的漫长历史，距今至少一万年以前，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的祖先群居在山洞中以狩猎为生，这些壁画就是他们的作品。

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描绘的都是动物的形象，而且这些动物形象都画在一片漆黑的地下洞窟深处，虽说作画时可

点燃动物油脂照明，但能见度极差，要不是古代的穴居人具有比现代人敏锐得多的视力，作画是根本不可能的。还有一件事叫人迷惑不解，即这些动物的形象都画在人的手臂最难到达的壁面和窟顶上，除非搭脚手架、用梯子或至少踏在伙伴的肩上方可作画。在法国的阿里日“两兄弟洞”中，要进入有壁画的洞窟必须爬行穿过狭窄的通道。如果要求现代的艺术家也这样做，那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可见，一定为了某种非常重要的目的，作画者才不顾困难的工作条件，想方设法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对于原始人来说，狩猎是他们维持生命的唯一手段，不能猎获野兽意味着大家挨饿，不是吃野兽，就是被野兽吃掉，生活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在世界上，他们最熟悉的对象是野兽，因此，野兽的形象和打猎的情节就必然通过最原始的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绘画并非为了欣赏，而是有着严肃的经济目的，起着征服狩猎对象的魔术作用。本来一无所有的石壁上忽然出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野牛，按照原始人头脑的逻辑，这样的一头野牛也会同样在外界的草原上出现。为了保证狩猎的成功，他们还在野牛的心脏部位画上投枪，这些绘有壁画的洞窟可能是人们在出猎之前举行原始宗教仪式的地方。考古家们发现洞中虽无人类居住的痕迹，但地上留有舞蹈的足印。有些洞窟中还能找到画有草稿的小圆石块，上面有修改过的迹象，看来原始社会的美术家已开始向学生传授技艺，当然，这一切都是作为巫术来看待的。

原始人画壁画时往往先以石制尖器镂刻轮廓，然后涂以动物油脂拌和的氧化矿石颜料粉，如红色的氧化铁、蓝色的



阿尔太米拉洞窟壁画

受伤的野牛

氧化锰等，他们焚烧兽骨或用点燃的驯鹿油脂得到的油烟制成黑色。颜料盛器是中空的骨，大片的石用作调色板，有些石块上还留有初稿。总之这些用具和材料虽然原始，却不逊于一个现代画家所要求的那么齐全。运用这些原始的工具，作画者创作了人类的第一幅绘画杰作。直到今天，当我们面对洞窟壁画，看到那头圆睁双目，弓起躯体，虽已受伤倒地，但还挣扎着向前冲的野牛时，不禁为它那高度概括的形象、生动的神态、粗犷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而惊叹不已。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艺术雄辩地说明：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正是由于人类世代从事劳动，人的双手才能达到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永恒的艺术

如果你考虑到公元纪年还不到两千年，而古代埃及的王朝更迭却绵延达二千五百年之久时，你对永恒的概念何以如此深刻地支配着埃及人的精神生活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十二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说过：“整个世界畏惧时光，但时光畏惧金字塔。”作为古埃及文明的象征，金字塔以其无比巍峨的巨大体积把永恒具体化了。在前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由数以十万计的奴隶堆砌起来的二百三十万块（平均每块重两吨半）巨石是法老的（“法老”在埃及文中的原意是“大厦”）化身。统治者以坚如磐石的金字塔作为绝对权威而蔑视一切，奴隶们则仰视高耸的塔顶而诅咒无尽的苦难。在二千五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时间似乎凝固了，旧的不会消逝，未来只是过去的再现，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转化，和睡眠相比，仅有长短之别。埃及人认为暂时离开的灵魂，总有一天会回到沉睡的躯壳中来，于是产生了木乃伊，产生了栩栩如生的死者的雕像，产生了墓室壁画以及与“永恒的灵魂”有关的其他艺术品。

正象一切古老的民族在原始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那样，用大来象征永恒的权威带有普遍意义，用整块山岩凿成的狮身人面像高二十米，长五十七米，每只耳朵长二米。这座法老哈夫拉的象征雕像伏在沙漠之中，颜面上永远带着轻蔑的

微笑。除了巨大的金字塔，埃及人还建造了巨大的神庙和崖壁陵墓。卡尔纳克的阿蒙神庙主殿有一百三十四根八人合抱的巨柱，最高的十二根每根高达二十米以上，据说每根莲花柱头上可站立一百人。由于修建阿斯旺大坝而需要把整座神庙拆迁时，工程师惊讶地发现最现代化的起重机也难以把巨大的雕像吊到空中，站在这些巨像脚下，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时间的永恒。

永恒的信仰产生了神话和宗教，神话和宗教又反过来使永恒的信念渗透到每个角落。它使法老和僧侣的统治神化，使奴隶的不幸成为宿命。它使社会的变革停滞，它使艺术的发展迟缓。历史上很难找到另一个象古埃及美术那样的例子，雕塑造型的“正面律”竟历数千年而不变。无论站或坐的人像都面向前方，处在静止不动的状态中。直立的男人体左脚向前，重量平均落在双足上，统治者头戴王巾，颌下蓄有表示威严的胡子，地位越高，姿态越是刻板，反而是奴隶和劳动者的形象可以稍稍“松动”一点。

保守的程式同样决定了绘画艺术的停滞不前。正象雕塑艺术的正面律一样，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有一定的公式。在侧面的脸上放一只正面的眼睛。方形的正面身躯下是侧面的腿和足。男子的肤色是赭红色，女子的肤色是黄色，画衣服用白色。不用说，统治者的形象画得特别大，而且其大小比例是按照身份地位而决定的，高大的法老脚下匍伏着矮小的奴隶，这是整个奴隶社会的缩影。为了严格服从上层社会的审美观和需要，画工们必须墨守成规，沿袭世代传下的程式。

在停放木乃伊彩棺的墓室中，四壁画着精美的壁画。埃



墓室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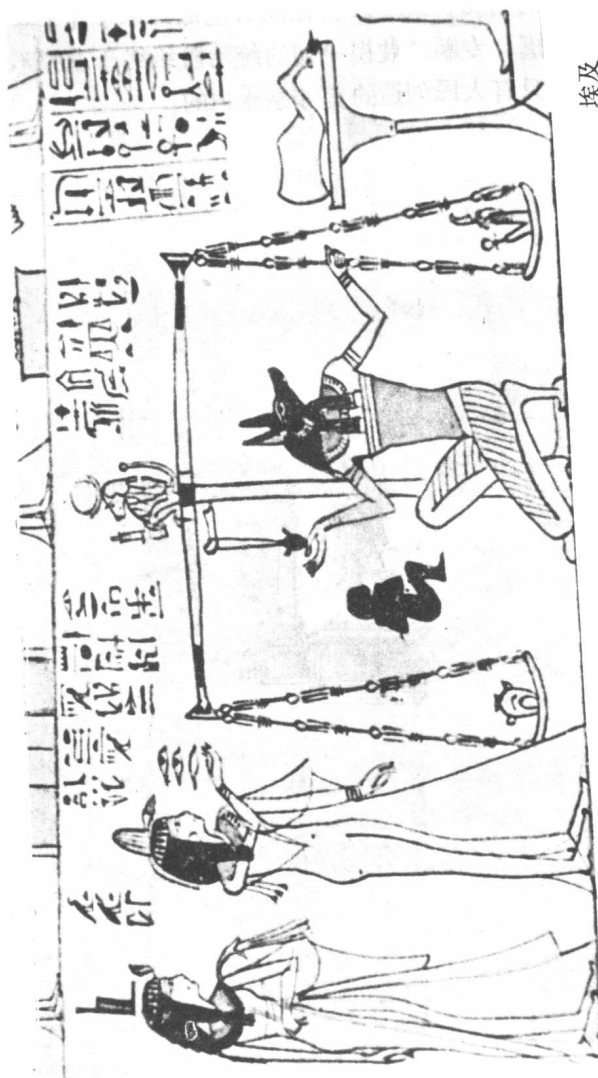
埃及

及的壁画和浮雕没有严格区别。无论是高浮雕或刻有浅轮廓线的浮雕都敷有色彩。配有象形文字的画面描绘着死者生前的生活片段。尽管被清规戒律束缚了手脚，出身低微的画工们并没有停止艺术美的探索，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色块组成十分和谐的色彩关系，以优美的线描来造型，画面富有生活气息，出现了农耕、渔猎的情景以及尼罗河上的飞禽走兽、美丽的莲花、沼泽地丰富的动植物世界。古代的埃及人不懂得透视法，他们往往把远近的景物画成上下平行的几行，下者最近，上者最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成为不朽的杰作，使几千年后的人见到它赞叹不已。

埃及人相信灵魂不灭。他们把尸体干制成木乃伊，等待它的主人有朝一日归来。为了灵魂回来时不致弄错身体，他们用颜料在棺盖上认真地画上死者的容貌。除此之外，墓室中还放有《亡灵书》供死者阅读。这是用纸或麻布做成的细长的一卷，上面有象形文字和色彩鲜艳的图画，告诫灵魂在轮回转生期间，遇到神或恶魔时要注意什么，采取什么措施。同时也含有教训后人之意。《亡灵书》上必不可少的图像是豺头人身的“阿奴比斯”神，灵魂一到阴间就免不了受他的审查。他衡量着天平秤上死者的心脏，判定他在世时有多少罪过。由于《亡灵书》销路很广，公元前一千年，埃及竟有好几家店铺专卖这种“书”。

生前不可一世的权威，死后永不泯灭的灵魂，这些对奴隶主来说就意味着永恒，而对广大的奴隶来说，永恒却是奴役和痛苦的同义词，他们诅咒这种永恒，他们宁可与这种永恒同归于尽。坚如磐石的王朝统治在奴隶起义的风暴中逐渐削弱了，流逝的光阴带走了一切。沧海桑田，法老的木乃伊

埃及



亡灵书

成了盗墓者的猎物，最坚硬的花岗石也抵御不了几千年风雨的侵蚀。暴虐、专断、蔑视一切的统治阶级终于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只有人民创造的美才是永恒的。

